

乡村情话



刘玉堂文集

中篇小说珍藏版

黄河出版社

刘玉堂文集

乡村情结

中篇小说珍藏版

黄河出版社

封面题字 刘玉堂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吴四清
封面设计 张宪峰
监 制 陈西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情结/刘玉堂著.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7. 4
(刘玉堂文集)
ISBN 978-7-80152-804-9

I. 乡…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383 号

丛书名 刘玉堂文集
书 名 乡村情结
作 者 刘玉堂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5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152-804-9/I·180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明隆

他饿肚子呢，他吭哧吭哧地没咋念；你想办法不让他饿肚子呢，他就当怀疑你的办法，又是去回头痛了，又是全然不顾三中全会了，就跟潮气一样。”

刘和军嘟囔着：“三中全会主要是讲个实事求是嘛，这个么儿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完气怏怏地走了。

刘和军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他有一句名言，叫“集体劳动好，把感情染产生，个体劳动则不利，不管你多么有水平”。他个人的感情就是在修水渠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他对集体从感情上就有些依恋。另外作为团支部书记，他喜欢负点小责，组织一点集体活动，这地一分，没什么集体活动好组织了，在荣誉感上惶惶得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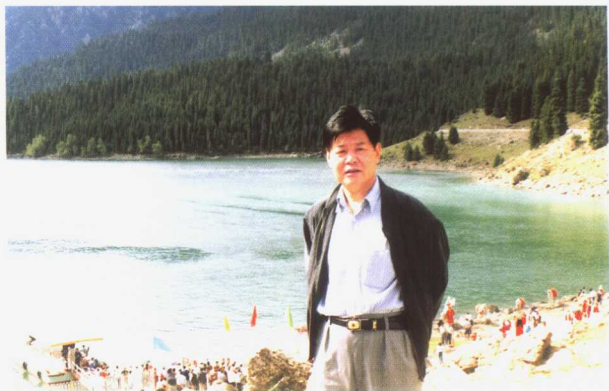
作者手迹



◀ 1979年去上海搞“外调”，去鲁迅公园特意在鲁迅塑像前照了张像。

▼ 1995年在长春参加全国农村题材座谈会，浏览了长白山天池。





◀ 2000年去新疆，我才知中国有两个“天池”。

▶ 1999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会见泰华作协主席、副主席。



◀ 与吉狄·马加、阎连科在泰国。

哭了 笑了

(代序)

我出过一点书，成套着出，这是第三套。

前两套，一是九十年代初，山东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的《玉堂文展》，二是九十年代末作家出版社出的《刘玉堂新乡土小说精选》，这个文集算第三套，算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点收获吧。

自己的文集自己编，比较能够心里有数，比较挑剔，也会比较仔细。比方所选作品肯定都是我最满意的，在浏览和编辑它们的时候，那些依然打动我，看着看着让我笑了、哭了或沉思上一会儿的篇什，我都保留了。我还经常不顾浅薄地为自己所感动，我怎么这么会写呢，真是太有才了！若现在再让我写同类题材的东西，我写不出来了，又不免生出些人之将老的伤感。

能够看出我写作轨迹与变化的作品，比方先前有几个中篇，后来又将其扩充成长篇了，现在再读的时候就有重复之嫌，自然不会再选。

我有意识地多选了一些部队题材的中短篇，当然也都是我喜欢的。熟悉我作品的的朋友，一般会提及“钓鱼台系列”，提《自家人》，提《尴尬大全》，但我却对《都不是



乡村情结

哭了笑了（代序）

什么好东西》、《那年冬天在岛上》等情有独钟。它记载与再现了我的一段青春时光，一份直接或间接的情感记忆与感受，一些写作时的场景与心态，读着它们也会令我生出些笑了、哭了的感叹与感慨，还会让我稍感安慰：我曾经比较刻苦地努力过！

近年，我的随笔及小品渐多，故选这个随笔集的时候就有一种“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农民式的宽裕与从容；编这套文集，也令我生出一点丰收在望的农民式的喜悦——我喜欢这种感觉。

出版者将其定位为“一套让人快乐和沉思的书”，我同意。亚里士多德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使得生命的快乐途径有两条：发现使得你快乐的时光，增加它；发现使得你不快乐的时光，减少它。”当下的人们特别我们小人物确实也需要快乐，需要一点幸福感，希望这套书能为读者朋友增加些许快乐的时光。

一味的快乐，一味的温暖，又容易给人以不深刻之感。我却觉得有些篇什则太过于“寓教于乐”。当然这个“教”不单单是道德的说教，它更多的还应该是真、善、美，美有时比意义更重要。有评论家说我“是个温情主义者，其讽刺和批判也总是化为趣味与意味的方式。”我认可。

有一位先前对我的作品并不熟悉的朋友，最近读了《乡村温柔》之后说是，因为没有农村生活特别是沂蒙山生活的经历和经验，对我大量使用的方言土语，还有不时出现的“尴这个尬”“幽这个默”什么的，觉得有点硌

刘玉堂文集

中篇小说珍藏版

涩。这对我也是个警示，除去人物需要之外，此后在叙述语言上得注意了。故在编选的时候，有许多地方就又删削和梳理了一下。

但我还是会坚守质朴，不故作高深，不矫情兮兮。好的文学语言，应该还是那种最普通的、谁也看得懂的浅白言词，是寻常形态，而不是挑战的架势、慷慨的抒情、艰涩的卖弄和专业的名目。

美国作家考门夫人说：“人们以为上帝最好的礼物一定放在柜子最上边格子里，人们越是抬起头，踮起脚尖，就越能得到最好的礼物。其实上帝最好的礼物放在最下边格子里，人们越是蹲下，越是用谦卑的心情，就越是能得到上帝最好的礼物。”这也印证了我的经验。我此后的心情会更谦卑，姿态会蹲得更低。

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我个人主观愿望上是想让它书如其人，质朴、大方，同时又不乏情趣与可爱，总之是摆在任何人的书架上都不会让主人脸红和尴尬的书。

这套书的策划和出版者是一些很有见解和想法，并想干点大事情的人，他们欲将这些想法和努力体现在这套书的出版上；还有一些朋友为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出了很多好主意，甚至提前预定缴预付款等等，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2007年3月31日

刘五堂文集

中篇小说珍藏版

目 录

- | | |
|-----|-------------|
| 1 |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
| 43 | 我们一起搞报道 |
| 74 | 东北故事 |
| 116 | 乱世英雄 |
| 154 | 那年初秋在唐山 |
| 197 | “哈军工”与“西军电” |
| 228 | 春节的故事 |
| 253 | 乡村情结 |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974年的夏天，我是抱着经风雨见世面退一步进两步的那么个心态报名参加“五·七”干校的。上级也是这么号召，让那些刚提起来的，特别是没有经过基层锻炼，从家门儿到学校门儿，又从学校门儿到部队机关门儿的青年军官积极参加；还要从风口浪尖上培养和选拔接班人什么的。可到了那里一看竟全是些老家伙，再一了解，还大都是犯了错误的人。我就不能不寻思我们一起来的另外三男两女五个同志。一是六十年代初曾给家里买小毛驴后因单纯业务观点挨了批如今还挂着的陈处长，二是吹牛扒蛋犯过泄密错误的后勤助理大老黑，三是爱贪小便宜的技术员张景芳。两个女的，保密员小梁曾将跟她谈过恋爱的郑干事整得吃了安眠药又到医院灌了肠，另一个外号分光吃光的小迟，其老子则与林彪的死党有牵连，正在受审查。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也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人吗？比方说前几年我们新闻干事在报纸上发了新闻稿，都是要署报道组的名字，可有那么几次，我自感那稿子不错还有点艺术性就署了我的真实姓名，党小组长就在生活会上说我思想长毛，名利作怪，或者还有别的问题？比如处理老金的时候我在旁边打横炮什么的。这么一想，心里即黯黯的。

我们海军的五七干校，说是干校，其实就是农场，叫作草甸子农场。一年三次招生，春播的时候招一次，夏季招一次，秋收的时

乡村情结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候再招一次，总之是什么时候需要人干活了它就招。我们这一期算是当年的第二期，大老黑戏称为黄埔二期。

这个草甸子，可真是名副其实。无边无际的荒地，野草丛生，高的是芦苇，矮的是茅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么一种阵势；再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稻田管理，拔稗子。

伙食很差。米饭发散，馒头发黏，而副食则是西葫芦炖粉条。几片薄薄的肥肉漂浮在上面，如泔水一般。张景芳说，操，简直是喂猪哩！

大老黑就说，你以为你是谁呀？

房子则是干打垒，又潮又热，老鼠横行，蚊子肆虐，大白天也敢叮人。我们到那儿的当天下午开碰头会的时候，大老黑将他那条毛烘烘的腿肚子一紧，就挤住一个。他从腿上捏下那蚊子给大家看，你说个儿有多大。简直就是小蜻蜓哩！

我说，它个儿再大，在你那条毛烘烘的熊腿里面也如同进入大森林了，披荆斩棘好不容易咬一口，还让你给挤住了。

大伙哈地就笑了。

大老黑也嘿嘿着，操，怎么寻思的来，还披荆斩棘，倒是怪形象！

我说，毛烘烘的，猪鬃一样，你老婆要跟你一个被窝儿，那还不让你扎毁了堆呀！

大老黑说，哎，你还别说，女同志还就喜欢毛烘烘的个腿，你腿上倒没毛，可皮肤过敏，三天两头就起点红疙瘩什么的，女同志也喜欢不到哪里去。你说是吧小梁？

小梁脸上红一下，不知道！

大老黑说，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腿上没毛办事不牢是吧？

张景芳说，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大老黑说，那还不是差不多！我就说腿上没毛办事不牢，你怎



刘五堂文集

中篇小说珍藏版

么着我？

张景芳说，杠子头呢，怪不得把你整到五七干校来了。

大老黑说，你也没到三八干校去。

陈处长就说，别抬杠子，一起出来的同志，以后要注意团结，啊？刚才去场部开了个会，就是分了分班，我们六个人一个班，场部指定我当班长，大伙没意见吧？嗯，我们跟海直一个连，算一连，其余三个舰队各一个连，共是四个连，以后听见有人喊一连，那就是喊咱们，别弄错了。

张景芳说，哎，海政文工团还来了好几个女演员哩，好像在《红珊瑚》里演珊瑚妹的那个也来了，当时那么年轻，现在也成半老徐娘了。

大老黑说，以后一起干活的时候，你那双色迷迷的贼眼有的看了。

小梁跟小迟互相看一眼，嘿嘿地笑了。

张景芳说，不着调呢！由此也可看出办这个干校的必要性。

大老黑就又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凡是来这儿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别自我感觉良好，

大伙都愣了一下，散了。

二

我们在干校上的第一课，是怎样识别稗子。稗子这个东西，可真是跟稻苗差不多，只是比它们更肥更绿，根须也更多更壮。场部的李参谋拔起一簇稗子介绍它的特点的时候没完没了，有点像此后不久上演的那个“马尾巴的功能”。他站在田埂上，我们赤腿站在水田里，那么点熊事儿他啰嗦了五分钟还没啰嗦完，又是叶面如何，根部怎样，完了还关照女同志来了好事儿，还是该请假的就请假，别不好意思，啊？嗯。我说，这小子说话有瘾，好不容易逮着



乡村情结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说话的机会似的，光说不练的个×！

我旁边的大老黑突然就笑了一声，声音很大，极有爆发力，惹得全连的人都看他。他也不在乎，说是行了，不就是个稗子嘛，你介绍得再详细再科学它也不会自己蔫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还得拔！

李参谋尴尬了一下，说是好，好，那拔吧！

大老黑又悄声嘟哝了一句，你妈妈哩，还爸爸！

我就笑了，寻思大老黑看着傻大黑粗的个人，反应还怪快，李参谋说拔吧，听上去还真跟喊爸爸差不多；他那个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也来得怪及时！

这个大老黑，是我们技术部管理处的个后勤助理。是沿着炊事班长、司务长、伙食管理员这么个路子熬上来的。因为一直做后勤工作，对技术性的工作就有点小崇拜。那些年有关导弹的事情特神秘，我们基地又是个导弹试验部队，保密教育就抓得特别紧。还在新兵连搞保密教育的时候，指导员给我们讲课，就举过他的例子，说某单位的一个伙食管理员回家找对象的时候，鼓吹自己是搞导弹的，对象找着了。处分也挨上了。其挨处分的原因就是泄密，关键是他把导弹的型号也给说出来了。是他公社的个革委会副主任告的他，说他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将这么重要的军事机密到处乱说，三杯酒一下肚即吹牛扒蛋，你知道酒席桌上都是些什么人？阶级敌人的脑门儿上又没写记号。念他当伙食管理员期间，参与研究成功了个马蹄型回风灶，节煤百分之五十六，连煤矸石也能烧，成了海军的节煤能手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军内外有较大影响，陆军及地方上的许多部门还经常来取经什么的，也才没转他的业。我到技术部之后便对上了号，知道这个大老黑就是那个泄密的人。待我提了干，到干部食堂就餐的时候，才知道该同志在伙食管理方面还是有些道道，比方说，我们干部食堂的粗细粮比例是2:8，他了解到当地老百姓大都觉得吃大米不如高粱米撑时候，他就将那百分



刘玉堂文集

中篇小说珍藏版

之二十的粗粮跟地方有关部门换成了大米，我提干之后还真没吃一次粗粮。我先前因吃高粱米夹生饭而落下的胃溃疡也不再疼了，就不能不算是他的功劳。同时也觉得他那个泄密的问题处理得有点过了，一个导弹的熊型号算什么机密？阶级敌人就是知道导弹的型号是红旗、上游或海鹰什么的又能怎么样？如同全世界都知道飞鱼和飞毛腿的型号一样，你能怎么着它？没那么玄！他自己大概也觉得因这事挨了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有点冤枉，或者仗着因研究马蹄型回风灶立过二等功一次，领导上拿他无可奈何，平时说话就大大咧咧，破罐子破摔的那么个劲头。

我们说说话话的，一人两垅一弯腰一弯腰往前赶着拔稗子。说到他挨的那个处分，他又重新来评价，他说，挨了个小处分，找了个好媳妇，总算起来也值了，天下的好事儿那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还让人家喝碗稀饭不？

我就笑得了了的，说怎么寻思的来，还让人家喝稀饭！

他也笑笑，是呀，光兴咱天天吃馒头，还不兴人家喝碗稀饭呀！

我说，听说你吃的那“馒头”还是个大學生？

他即露出幸福的神情，说是那当然，要不，我费那个洋劲呀！

我说，大概也是个导弹崇拜和军事爱好者！

他说，操，还军事爱好者，光兴你爱好文学，就不兴人家爱好爱好导弹呀，不过，这年头军事倒是挺吃香不假，你学问再深，一提导弹原子弹的事情，也还是给震得一愣愣的。

我想起少年时代，我们村里一个小放猪的对原子弹就挺崇拜，说是沂蒙山好，原子弹扔到这里白搭吊，他扔到山那边，你躲在山这边就没事儿。我就将此事跟他学了学，他就说，老百姓普遍有这么个心理不假。

我说，看不出，粗粗拉拉的个人还这么有心计，你就充分利用这么个心理，弄了个知识分子！



乡村情结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笑笑，什么事儿到了你嘴里也得变味儿！

我问他，嫂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说，当老师的，教物理。

我说，怪不得对导弹的事情感兴趣呢！长得漂亮吧？

他说，中等人儿呗，职业性的妇女，你能要求她多漂亮！

我说，你这人也挺幽默，话来也得及时，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是跟物理老师学的？

他说，操，我哪里知道什么叫幽默呀！关键是心态放开了，不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自居了，随便了，从容了，那就活得格外滋润，如果真有点小聪明的话，也比较容易发挥了，你说是吧？

我说，嗯，有道理呀！

我们一人两垅一弯腰一弯腰地往前赶着拔稗子。他那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弯起腰来格外费劲，不一会儿就站起来捶着腰眼喊腰疼。我说，操它的，一个熊稻田弄得这么长，总也走不到头儿似的。

他说，平原上的地都这样，过去我们村上民风不好，地也是格外长，你在这头儿割麦子，他在那头儿将你割好的麦子捆跑了，你眼睁睁地看着就没治，跟杜甫说的那个“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当面为盗贼”差不多。

我说，赶不上山区好，地都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干点活很容易就能看出成果。

他说，我也是喜欢山区。

他那一两垅的稗子特别多，他弯腰的频率也就格外快，有时还须蹲下去拔，他裤子的屁股那地方就给洒湿了两大片。他似乎没觉得，始终一丝不苟的样子。我说，这么认真啊，漏下个三棵两棵的问题不大呀，看不出来呀！

他笑笑，没想到你这人比我还坏。

我说是那么说，我拔稗子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的，也没故意漏

